

人物聚焦

People In the Spotlight





祝福無限

中華佛教文化館住持

鑑心長老尼



早期的農禪寺是由東老及兩位師伯在辛勤耕耘。

民國四十六年，因為東初老人的邀請，與同時出家的姊姊錠心法師一起來到文化館，沒想到從此就留下來，跟隨東老二十年。剛來的時候，文化館周圍都是菜園，旁邊還沒有任何房子。錠心法師很會種菜，不只是文化館，現在許多農禪寺的蓮霧和芭樂樹都是當時他遵照東老的交代，一點一滴的耕耘出來！我們也親手裁製僧袍，所有出家眾的僧服都由我們量身定做。

民國六十六年東老圓寂，聖嚴法師從美國回來承接文化館的法業。他對我和錠心法師相當照顧和禮遇，而我們因為聖嚴法師大部分的時間在國外弘法，就幫忙文化館的內務。時間過得很快，一忙就待到現在，一下子就過了五十多年。

記得華岡文化學院的張其昀先生邀請聖嚴法師擔任「中華學術院佛學研究所」所長時，他先過來問我：「有人要邀請我去當研究所的所長，你覺得去那裡好不好？」，我就說：「好啊，看您的因緣到哪裡就走到哪裡。」他聽了很歡喜，答應接下所長。文化學院的校長潘維和先生還



錠心、鑑心兩位長老尼與信眾。



曾特地來到文化館，正式的提出聘請，從此聖嚴法師開始接觸研究所的教育事業。研究所一開始招收的學生並不多，法師仍保留美國的弘法，每三個月回台灣一次。回到台灣往往忙碌地上山教書、處理研究所事務，非常辛苦。

民國七十三年華岡無法再招生了，但佛學教育卻不能不辦下去。恰好那時候文化館和建商合作，將原先只是平房的舊館拆掉，改建成樓面一百坪的五層大樓，旁邊延伸蓋起的住家，文化館也分到一、二十間。因此我建議：「是否就先在這裡辦學，以後再慢慢找合適的地方」。法師知道可以在文化館辦學，非常高興，不但有現成的場地可以當校舍，也解決宿舍問

題，吃和住都很方便。於是在民國七十四年，聖嚴法師正式在文化館創辦「中華佛學研究所」，第四屆開始就在這邊招生上課，不但提供吃住，還提供學生獎學金。

當時文化館日常開銷仰賴放生會和觀音法會的功德金維持，收入並不多，我盡可能節省。日常飲食由我採買，平日每星期買菜一次，遇到法會就多買一些，蔬果要到批發市場買，豆腐、豆包和麵筋之類的直接到工廠採購，不但要求食物新鮮，也必須盡量降低成本。許多生活細節會主動為大家設想、張羅，盡心盡力把大家照顧好，讓學生們可以安心求學用功。平時早晚課和誦經也為大家祈福，祝福大家在這邊能夠平平安安、歡歡喜喜。



佛研所教職人員在搬上法鼓山前與師伯合影。

雖然佛研所已經搬到法鼓山八年多，但是偶而看到學生回來，看到大家健康平安，知道大家都在認真做研究，相當忙碌，覺得非常欣慰。我仍然時時祈求佛菩薩賜予大家平安，相信一個人一句祈福的話，相加起來就具有很大的力量，祝福大家一切順順當當。

聖嚴師父與我的因緣



會靖法師

記得最初親近聖嚴師父，是在他從美濃出關之後，我們新竹居士林邀請他來新竹講演，題目是：佛教信仰與戒律。從這次講演中可以聽得出他準備得很充分，引證的資料也很廣泛，而且又很專業，其中有些律典還不曾聽過。聽講大眾都稱讚他在律學方面的造詣。足見他在閉關期中用功之勤，乃至深入經藏的淵博。

第二次來新竹講演，是應交大佛學社的邀請，講的題目是：禪思與禪師。歷時一個半小時，講座完畢。交通大學的大禮堂，主席台呈舞臺型的半圓形。講演完畢他走向台階，因為他是重度近視，我看他彎腰下來用腳尖在探尋踏階，急忙快步伸手過去攙扶他緩步走下台來。他晃了晃腦袋卻說：「今天講得不好！事情太多了！」聽口氣他還是關注在這場講演的效益上，而我戒慎恐懼的焦點卻是剛才危急的那一幕。後來聽侍者告知：所長從一下飛機就有些感冒，但他卻不曾介意，毅然來新竹講演，足見其為法為教之熱誠精神。

在接待室裡我們有機會多聊了幾句，因為在我的譯著作者當中，有幾位他熟稔或師友輩的學者，他閱讀過我的中譯本之後，覺得譯筆還算流暢可行。有一天，突然來電希望我能替他翻譯這部博士論文的著作。頭一句話就說：「我是聖嚴師父啊！」，對！「聖嚴」師父，這是多麼恰如其分的稱謂。事實上就這一句話，從此便建立起對他的稱呼，此後就一直沿襲下



來，但有時也逕把「聖嚴」二字省略，而略稱：「師父」。民國七十六年，剛好我的譯事有了個空檔，準備開始翻譯這部學術論著——《明末中國佛教之研究》，副題是〈以滿益智旭為中心〉。在翻譯之前我開始閱讀師父的其他著作，以便熟悉他的語法、遣詞、構句等技巧，也刻意地去模仿他的遣詞用字的習慣。期望能使得原作與譯文的氣息相通，結構一致。翌年，全書殺青，我寄回給他審閱，看是否妥

當？經過月餘時間，他的回覆信來了！其中說得很客氣，什麼「爐火純青」、「無出其右」等語，都是對我的勉勵！透過這次翻譯此書的全文，才確實領略到四百多年來的中國佛教界，不世出的兩位偉人，不論是解還是行，都是超塵絕俗的兩位大德。關於蕩祖，溯自清代迄至民國，就其學術或史學方面的研究，可謂汗牛充棟；至於聖嚴師父的學術研究，就其文獻資料之採擇，設非熟稔其涉獵範疇之既深且廣，殊難論述至如此意境輝煌的博士論文，從而亦可見其治學造詣。末學不揣陋劣，值此機緣得以為之報命效勞，亦屬生平之幸。

轉過年來有一天，忽然接到師父的電話，說請到了玉城康四郎來為佛研所開講座，邀我去隨堂口譯。我因為跟玉城素昧平生，不曉得他原籍何處？講話的腔調如何？所以唯唯諾諾，他聽我答應的不夠爽快，接著就說：「我想你一定會勝任愉快的！」。那就好吧！便答應了下來。

玉城教授是日本近代佛教有名的學者，著作頗豐，梵巴文又精通，也是東京帝國大學的名教授。當時的年事已高，我們在文化館晤面，原來他的講話口音，可以說是字正腔圓，一口標準的東京發音，聽起來很舒服，因此精神亦為之一振，因為大可放心去聽講譯述。

講課開始，所長正式介紹了玉城教授，對他的學術造詣推崇備至。我開始口譯從容不迫；所長他聽得很仔細，頻頻點頭示意。老一輩的日本學者，講課的傳統習慣是：他的課本教材並不像現代人，用個資料袋或牛皮紙袋裝著，而他用的是他們家祖傳的一件方型包巾，質料很好是「西陣」絹製品，鄭重其事畢恭畢敬地打開了，把課本及講義輕輕取出來，然後開講。起初的一兩天，還能按照約定詞句也不太長，後來越講越興奮，就把約法給忘記了，而我在旁邊也聽得很入神，竟也忘

記我是來口譯的。事隔多年，現在想起來覺得還很好笑！

他講的是佛教基本法義，特別對原始佛教的四念處及五根、五力等基礎概念闡述得很詳盡。尤其對信進念定慧的定義，分析得尤其透澈。他的治學態度，很重視文獻的採擇，甚至強調為求自己的研究，乃至寫出來的論文饒有價值，就必須注重文獻。充分蘄露出一位著名學者的成就，絕非泛泛一般。

聖嚴師父替他安排的住處，是在文化館後面山坡一間民房，也可以說是佛研所的教師宿舍。住進去很有家庭般的舒適感，來所裡上課也很方便，幾步路就到。開講座的這段期間，每天晚上我們幾乎都是由所長帶領到玉城教授的「家」，坐下來跟他聊天。所長問起東京的學術界，一些師長們的近況，或是什麼人有了新的著作發表等學術界動態，同學們則在一旁聆聽新聞或教內知識，也是別有一番趣味。

第二年師父又邀請到東京大學現任教授鎌田茂雄來所講學，很榮幸又是找我來作口譯。我與鎌田是舊識，這次所裡把我倆都安排到公園下方一棟大樓裡住宿。他的房間裡有電視，最欣賞的節目是布袋戲；其中的打鬥場面，尤其愛好ちゃんばら（武打）畫面，飯餘課後還加以評論一番。鎌田的《中國佛教史》套書八冊，而我只翻譯了五冊，竟不了了之。

鎌田這次來所講學，講述的範疇是《探玄記》與《搜玄記》的差異之研究。從他的論述中，我們可以領略到他的研究造詣，既深入又廣博，不愧是專家學者的功力風範，當然有其獨到的境界。在星期例假，佛研所不排課，所長在晚上舉行了一個小型的歡迎晚會，參加的人除了我們所裡的幾位之外，另外還有加拿大的冉雲華教授及在輔大執教的藍吉富教授等。這一天所長看起來意氣風發，從座位上站起來，一手拉起冉教授的手，另一隻手則握

著我的手，然後告訴大家說：這一位是替我的博士論文作英譯的冉雲華教授；這一位是替我的論文作華譯的關老師，另外一位是替我的論文寫書評的鎌田教授。言語間顯得興奮異常！

宴席上不拘形式，得以隨意交談或交換意見，我們兩人談起來好像特別投緣。他告訴我，他們江蘇南通很多人自幼便到狼山出家。說起來我們倆是同庚都肖馬。他說：你那匹馬是好命的馬呀！你五月出生，盛

夏季節大地青草如茵，鮮綠的青草吃也吃不完啊！而我是臘月出生，天寒地凍，有乾草吃就很難得了。所以我這匹馬是勞碌馬！你看我，整年在台灣、美國間不知要走上幾趟！旁邊的冉教授順便插上一句：能者多勞嘛！接著敘述一些幼年家境清寒，兄弟姐妹又多，只好布施給廟上去做小沙彌的不幸遭遇，言下不勝唏噓！

接下去該我「訴苦」——我的辛酸史了。不湊巧，此刻剛好一位賓客起身走過來向他告假辭行，他也起身應酬了一番，一場宴會就此而曲終人散了。如今回想起當年的情節，怎能不令人悠然神往地去追思那段美好的時光呢！古人常說「往事如煙」的這句老詞兒，究實而論，如此的往事，此情此景，真的能如煙嗎？抱歉！以我的定力來衡量，功夫還嫩得很哩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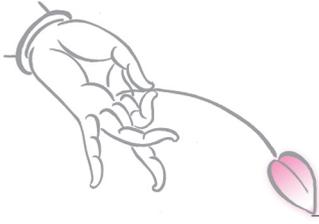
一個星期天，法師提議要帶我們去金山看看法鼓山未來所選定的地點。一台小車只有我們三人，由同學開車。在車上，很難得地聽到聖嚴師父大「秀」其日語，兩位佛學大師一路上暢談學術毫無隱諱，確實難能可貴！沿路經過山區、硫磺礦場、農村等，這條路是我來台四十年從未走過的路，步行上山必須經過農家的莊



與鎌田茂雄、聖嚴法師於法鼓山。
Master Sheng Yen on DDM in 1993.

園，然後爬上山坡才抵達校址。當時山上還是荒蕪的山野，師父約略地指出大概的位置，包括：校舍、行政大樓、大雄寶殿、禪堂、宿舍等，各種修行方式的禪淨道場，閉關禪修，止觀行道的各式建築的預定地。最能引起我們興趣的還是那塊直升機停機坪台地，大家連稱所長的眼光極富遠瞻性，這是遠大的建校計畫藍圖。

與聖嚴師父結緣，進而與法鼓山結緣，在這幾次的陪席於講座中體現出來，深摯而雋永的法味銘記於心識當中，讓我終其一生都將無法忘懷！如今哲人其萎，典範云逝，在今後的餘生中，怎樣去親近追隨這亦賢亦尊的模式？在這有為法則照注的世間，怎樣去實踐大菩薩留下來的嘉行典範，惟願這位人天師表，能千秋萬世地照燭在這闇黢的娑婆長夜，為三界眾生做明燈，為人間淨土做導師。謹此摯誠懇切地期望慈駕乘願再來，是所馨香祈禱！



霧中明月

——修學佛法與佛學研究

性空法師

緣之起

我第一次來台灣是因為佛光山的關係，我在那邊教英文教了六個月。那個時候我覺得自己修行的境界不是很明顯，後來聽說台北有一位禪師（聖嚴法師），他主持中華佛學研究所，也很發心在西方宏揚佛法，所以我來拜訪他，然後他才邀請我教書，所以我決定留在台北，因為我覺得跟這個地方比較有緣，比較相應。

期許與勉勵

我認為佛研所可以作一些翻譯的工作，研究當然重要，但翻譯工作目前來說也很重要。漢譯佛典翻譯成其他的語言相較於巴利語或藏文都少得多。法鼓佛教學院現在已請Anālayo法師（無著比丘）與馬德偉博士等把漢譯《中阿含經》翻譯成英文，我希望他們未來也能翻譯《雜阿含經》，因為它和修行有關係，而且最重要的經典大部分是在《雜阿含經》中。另外還有很多大乘佛教的經典還沒有翻譯成其他語言，比如說在中國佛教相當重要的（北傳）《大般涅槃經》。又，因為英語是現在世界的普通話，所以可以先翻譯成英文，然後再旁及別的語言，像歐洲各國語文等。

佛教具有配合修行與學問的傳統；在中國，以前這個傳統是很明顯的，現在日



本的研究則有分開學問與修行的傾向。傳統和尚最好的養成教育就是修行與學問配合在一起，南傳佛教還保留著這個傳統，特別是在緬甸。

接著，必須強調語言的研究，語言是瞭解佛法的鑰匙。一般學生只學一年的語言課程是不夠的，應當要做些加深語言的研究，直接閱讀一些三藏的經典。最好不要同時學那麼多的語言，要專注且徹底、深入地學一種語文。現在教育的問題通常是過於零散，全部都碰一點點，接觸一點點，沒有進一步深入。依照我的陋見，重要的是要給學生機會引發興趣，如果他們對於一個題目有興趣，比方說論典，他們應該要有機會深入該論典，然後跟語言配合起來學習，這樣比較好；不過現在的教育很難如此做。學佛法要用熱忱、要有興趣，如果學生學習的目標只是為了拿到學位而已的話，那就不是很理想。理想是如

果他們有熱忱，完全能夠專注、徹底地學一個範圍，雖然不一定會拿到高學位，但利益卻會是最大、最明顯。

這樣做雖然對在家眾來講比較困難，但在僧眾的學院應該是可以這樣做。僧伽的教育很重要，我想要鼓勵年輕的出家人，不一定須要拿到什麼學位，但要給他們專注的機會，徹底地運用語言學習一個有興趣的範圍，獲得較深入的知識。如果能夠有這種機會學習，他們未來的貢獻會比較大。因為現在的教育太零散，而且學生們習慣用電腦來收集資料，這樣就無法深入學習的境界。傳統的教育都是要背誦，緬甸目前還是這樣。比方說你要學阿毗達磨，先要背誦，才能發問、研究；必須要先背誦，徹底地瞭解內容。現在這種只是收集資料的方式，對真的知識不一定有什麼好處，不過現在的世界就是這樣，沒有辦法！西藏還保留這個比較好的和尚教育，緬甸也有。日本現在的教育，完全分開學問與修行，變成像西方的語言研究、歷史研究式的方法。

漢傳佛教其實也有很好的傳統，像天台、華嚴等等，他們都有配合修行跟語言的研究。漢傳佛教的特色是綜合不同樣的概念、不同的看法，這個方面應該可以更加發展。現在的佛教最需要的就是這種綜合概念，調合不同樣的概念來瞭解佛教是一個境界，沒有什麼基本的不一樣。不



文化館時期的教職員。Students and Staff, 1993.

過因為現在都是靠歷史的研究、語言的研究，所以這個道理越來越模糊。佛教其實只有一個意思，並沒有兩個、三個、四個意思，不同的法門都是在說明同一個境界。因此，既然中華佛學研究所已經有基礎的背景，應該要鼓勵大家用綜合的方式來瞭解佛法、學習佛法、研究佛法，不一定須要用歷史或歷史的背景等等的方式來講佛法，可以直接探究佛法基本的內涵。

佛教是智慧之學，智慧的範圍是無量的。不要互相批評，要互相支持、互相合作，這樣佛教才會強盛。其實這是佛教與其他宗教不一樣的地方；佛教是教所有的法都是究竟法，但全部都要放下——連法都要放下。因此不同的法門都是智慧的方便而已，如果瞭解這個道理，就不應該太執著那些方便。

瑜伽是修行助力 ——也是印度沙門文化之一

如果要深入修行的境界，瑜伽是很重要的，瑜伽可以配合佛教身念處的修行，而不能說就是身念處。早期佛教的修行人都有學瑜伽，否則他們如何住在樹下修苦行，那是不可能的事，他們的身體需要很健康。瑜伽不論是對於佛教、耆那教與印度教來說，都是屬於印度的沙門道。要當沙門一定要修瑜伽，本來大家都修，它是屬於沙門的教育。佛教的沙門、耆那教的沙門、印度教不同派的沙門，他們以前都是在一起而互相影響的。後來南傳佛教對於所有與印度教有關係的東西比較有偏見，他們認為那是屬於印度教的。這個看法其實並不對，這些都是屬於印度的沙門文化，因為佛陀也有受過沙門文化的磨練，所以佛教也是屬於印度的沙門文化，如果你分開佛教與沙門文化，那對佛教的瞭解就會不清楚，佛教一定是屬於印度的沙門文化。緬甸和泰國就像中國一樣，後

來與印度的關係逐漸淡了，所以他們也丟掉瑜伽這方面的修煉。西藏在這方面保留得比較好，因為他們跟印度比較靠近。

具體、簡單的修行方法 ——四念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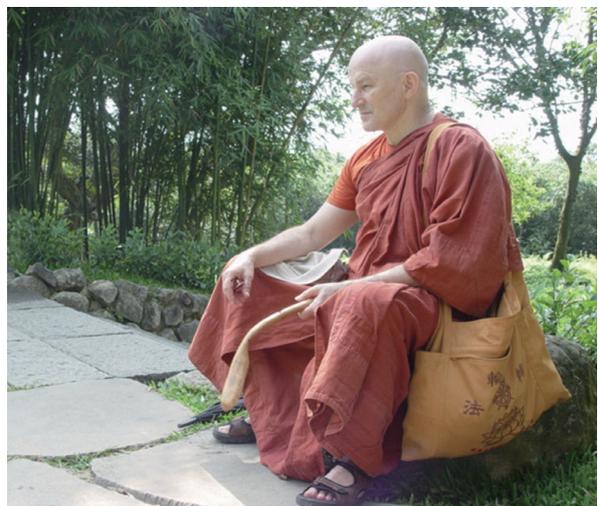
如果要舉出一個具體又簡單的修行方法，那就是四念處。四念處很重要，要知道如何攝心在身體裡面，要瞭解什麼是我們真的經驗是靠我們的身體，這與健康、不健康沒有關係——攝心在身體裡面不是說身體健康或不健康。佛教的智慧是靠定，定就是攝心在身體裡面。要瞭解你外面的境界是靠你的身體，如果沒有心，眼睛不能夠看；如果沒有心，身體不能夠動；如果沒有心，耳朵不能夠聽。所以先有心，才會聽、才會看、才會動，這個叫做攝心在身體裡面。你怎麼聽、怎麼看、怎麼動你的身體、怎麼講話，這些都是被你的智慧所決定的，這個叫做攝心在身體裡面，必須要瞭解這個道理。

台灣佛教徒的貢獻 與修行的提示

台灣的佛教徒有很多人熱忱地學佛，這是非常難得的。另外，除了很用功在弘揚佛法以外，也到處幫忙西藏人，協助緬甸人，幫忙美國人，所以台灣對佛教真的很有貢獻。在修行方面，現代社會普遍的問題是我們往往習慣在「亂心」（心在散亂的狀態）上，這和佛教傳統的教育中斷有關。佛教傳統的教育都是靠定，定的境界如果不明顯，傳統的教育也會不明顯——這樣的背景在台灣差不多已經沒有了。在佛學院學習的學生都是用像外國人研究佛教類似的方法，那樣的方法雖然也需要，不過要深入佛教的境界，更需要的是信心，不一定需要那些歷史的研究與語言

的研究等等，不一定須要學那些歷史的方法、歷史的發展，這對真的佛教的瞭解不一定有幫助。重要的是，雖然瞭解一些複雜的東西，但要用簡單的方法來說明。以前大師們的貢獻就是可以把複雜的東西用簡單、具體的方法說明出來，這也是中國佛教很有特色的地方，他們能夠用很簡單的話說明很深的道理，像禪宗、天台、華嚴等。

台灣現在的佛教徒跟西方歐美的佛教徒有一點像，他們有機會接觸很多法門，可以碰到不同傳承的佛教，他們學一點點藏傳佛教、學一點點中國禪、學一點點南傳佛教，這樣的情況在藏傳佛教、南傳佛教比較不普遍。現在，台灣的佛教徒要靠自己的智慧，看如何消化；重要的是要決定好一個法門，然後用功、用熱忱學，徹底地學之後，才能比較容易消化別的法門。不過，因為每個人的波羅蜜都不一樣，對不同法門的選擇來說，如果過去的因緣比較明顯，那就能夠學得比較快；如果過去的因緣不是很明顯，那就會比較慢，這是沒有辦法的。不過因為身處於現代的社會，我們多半習慣在亂心上，不習慣在有定的心，所以一定要學得越慢越好、越徹底越好、越有系統越好，否則都亂在一起。因此，我建議要比較有系統地學習，這樣比較不會亂。祝福大家！



Paying respects at the Life Garden.

深解廣行



鄭振煌

研究佛學與學佛修行是可以並行不悖的，因為佛學是學佛歷程的記載，而學佛是佛學實驗的操作。佛學要深解，學佛要廣行。深解方得佛學正見，廣行則得學佛宗要。學而不行是知見之徒，說食終不能飽；行而不學是盲人臨淵，失足成千古恨。

學佛人志趣要高，信心要強，胸襟要寬，腳步要實，以成佛為目標，以度眾為事業。

為了達此大願，就要博學多聞，深入經藏，更要慈悲喜捨，廣修無量法門，切莫故步自封，心胸狹隘。

身心健康是一切善行的基礎，注意運動、飲食、休息、調心。拜佛既可調身，又可培養道心；登山健行可以強身，可以接近大自然，可以培養道心；禪修可以發展定慧，增長菩提心；念佛持咒方便善巧，易於攝心。



六波羅蜜最為切要，從利他中圓滿自我解脫，從自利中厚實利他資糧。自利與利他相輔相成，智慧與慈悲等持等觀，必可成佛。

己未立，不足以立人。學養要厚，解行並重，弘法利生，捨己為人，不疲不厭，精進不懈。



參加第一屆中華國際佛學會議。
The first Chung-Hwa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Buddhism .



第二屆中華國際佛學會議的籌備委員之一。

三十年一路陪著走來的零屆校友



陳英善 老師

以前常有人問我：你是中華佛學研究所畢業的嗎？對這樣非常簡單的「是」或「不是」的問題，應是很容易回答的。然對我而言，卻顯得有點尷尬。若說「不是」，卻與中華佛學研究所的因緣極深；若說「是」，於名份上又不甚符合。因此，我可說是一位介於「是」或「不是」之間的校友，或者可乾脆說「非是非不是」的校友。也因此之故，靈機一動，當有人問我：你是佛學研究所畢業的嗎？我總是打趣地回答：我是中華佛學研究所的「零屆校友」。

後來當有人問我這樣問題時，我總是喜歡戲稱自己是「中華佛學研究所的零屆校友」。這話怎麼說呢？當1980年時，我到華崗文化學院哲學研究所就讀，那時的佛學研究所只是一所剛成立不久的研究機構，還未開始招生，因為本人研究佛學之故，而向該單位申請佛學獎學金之關係，因此我與佛研所開始有了互動。1981年，佛研所開始招第一屆學生，我因此有因緣到佛研究所當旁聽生，且那一年聖嚴師父於哲學研究所開設隋唐佛學專題課程，教授華嚴法界觀門。就這樣，我成了聖嚴師父的學生，且與佛學研究所結下了不解之緣。

其實早在1977年，我就讀東海大學二年級時，曾聽到有位覺音佛學社的學長說：聖嚴法師是位當今佛教界既有修行又有學問的法師。在當時的內心泛起了這樣



地念頭：「若我人能在台北（因在台中東海大學讀書）有多好！這樣我就可以親近聖嚴師父了」。當時雖有這樣的念頭，但不知不覺中，老早就將此事忘得一乾二淨。卻萬萬沒有想到，我於大四上學期即將結束時，生起了想讀研究所的心，於下學期順利的考上文化哲學研究所，且聖嚴師父於本所開課。因緣就是這樣的不可思議，也許是當初一念想親近聖嚴師父的心，冥冥中指引著，讓我於大學畢業後有機會親近師父，當師父的學生，且請師父擔任我碩士畢業論文的指導老師。同樣地，就讀哲學研究所博士班時，也想請師父擔任我博士畢業論文的指導老師，但礙於教授年資之限制，無法達成。

當我於1986年十二月，通過博士論文口試，於1987年元月，親自到農禪寺拜見師父，且將新出爐的博士論文呈交給師

父。師父親切和藹地問及畢業後的情形，我回答師父：我雖然畢業了，卻也失業了。此時，師父順口說：那你來幫我上天台學的課。當時我的心中納悶著：師父明明知道我是研究華嚴的（博、碩士畢業論文），為何師父要我在佛研所教授天台學呢？心中納悶歸納悶，卻不敢開口跟師父討價還價。也就這樣，我硬著頭皮接下天台學這門課程，且與天台學結下了不解之緣。在當時，我對天台學可說是完全陌生的，而為何有膽子接下這門課，所憑的自己是位博士，應有足夠的能力來面對這樣的挑戰。心裡雖然做如是想，但與實際情形仍有差距，緊接著，於二月中旬就開始上課了，從答應上天台學這門課到正式上課，短短不到一個月時間，根本連好好準備都談不上，此時的我彷彿鴨子打上架，連後退之路都沒有，只能匍匐吞棗上台教起天台學來。於此時才深感問題的嚴重性，坦白說，對天台學我完全無法掌握，可說是處於一竅不通的狀況，卻要每週面對上台教授天台學。當時的心境是很不好受的，但我已經完全沒有退路了，只好每週天天拼命為這門課努力，但成效卻不彰。所以，每次上完課，我的心情總是跌到谷底。縱使如此，週週還是要去上課。就這樣，磨了兩年多，對天台學已能較全面的掌握，於教學第三年（1990.06）完成了《天台緣起中道實相論》專題論著。

在佛研所任教半年後，我從兼任老師升聘為副研究員，一方面擔任教學，一方面從事研究，著手於專題研究，每年繳交十五萬字研究成果，《天台緣起中

道實相論》論著即是於此因緣完成的。從兼任轉為專任，等於佛研所要支付全薪給老師，以當時所裡的經濟狀況而言，是非常拮据的。此時的我不太敢接受，師父似乎看出了我內心的猶豫，安慰我說：做研究也要填飽肚子才行。師父此舉，是為了讓我更專心從事研究工作，無後顧之憂。我自己心想，擔任研究員是件榮譽之事，又有薪水可領，我不應辜負師父的這份厚愛，我應盡最大努力將研究工作做好，才能回饋師父之恩德。於1990年6月，完成了約二十七萬字的《天台緣起中道實相論》專題研究。師父有意出版此論著，然由於文稿審查之關係，延至1995年3月出版。且又於2000年元月初，以《天台緣起中道實相論》一書通過專著審核，升等為專任研究員。另外，師父也曾告知：要出版我的博士論文，但當時自己考慮到不要浪費資源，所以並沒有答應。

因為作為一位研究員，每年須提論文於所內發表，而我對於天台的研究觀點，有別於學界一般的見解。在研討會中，可看出師父的學術胸襟，廣納不同的意見觀點。乃至我的《天台緣起中道實相論》對當今學者之論點提出諸多的批判，師父不



任教佛研所已屆滿二十年。
On 20 years of service to CHIBS.

計一切，仍然讓這份文稿出版流通。此在在可看出師父對學術的尊重，以及對晚輩的栽培與愛護。

為了續佛慧命，為了培育佛教人才，師父致力於佛教教育，以及成立專任研究員制度，納聘了多位專任研究員，這對當時於經濟上非常拮据的佛研所來說，可說是沉重的負荷。但師父不顧一切，再怎麼艱苦也要落實於研究人才的培育。對佛教教育的重視，創辦了中華佛學研究所；對於佛教研究人才的進一步培育，成立了專任研究員制度。

其實有關我對華嚴的學習，乃至對天台的研究，可說與師父都有極深之關係。除了於課堂上學習華嚴之外，更重要的，是我參加了師父所帶領的禪七，那是讓我進入華嚴之門的關鍵所在。記得於讀碩士班時，是平生第一次參加禪七。對於所謂的禪七，是懵懵懂懂的，由於為了撰寫畢業論文之緣故，而報名了參加禪七。其動機是認為打打禪七，也許對於撰寫論文有幫助。但當進入禪堂時，師父告誡：要將所有的東西丟掉，不要帶入禪堂，且要大死一番。對於什麼是大死一番，我是不明白的，而對於不要將東西帶入禪堂，我是略可了解的，其意思是指要專心用方法。剛開始時，是配合數息方法來修，但因為平常有念佛的習慣，所以我自然將數息與念佛結合運用，有次小參時，師父問及所使用的方法，我老實稟告：於吸氣念「阿彌」，於吐氣念「陀佛」，是將數息與念佛結合運用。師父接著說：你就用這方法好了。後來，師父讓我參話頭，參「無是什麼」，此對初學的我而言，並不知道如何參話頭，所以往往成了念話頭而不是參話頭。雖然如此，於

有次小參時，師父問到：你不冷嗎？我搖搖頭。師父說：你可能因為打坐的關係，所以不感覺冷。在當時的二月天氣可能是極冷的，大家已穿上了厚厚的外套，而我身上卻只穿襯衫及一件毛衣小背心。這是師父對我打坐的肯定，雖然當時我沒開悟，但在打坐上似有點小小心得---較不怕冷。而於第三天或第四天的早課，聽到大眾在唱誦普賢十大願王，似有所領悟---原來自己所追求的佛法，就在這裡。當時的心境頗為歡喜，但卻也頗為難過，可說是悲欣交集。難過的是，天天都在誦普賢十大願王，怎麼不知道；歡喜的是，已找到自己要的佛法。也因此之故，讓我進入了華嚴的世界。

若不是師父之關係，若不是師父要我教授天台學，我這一生可能與天台擦身而過。而在我對天台還陌生之際，就要上台教授天台學。以這樣的方式來學習天台，對我而言，是挺有效的。事隔多年之後，我在想：這可能也是師父教導的方式之一，讓你措手不及，沒有後退之路，只有硬著頭皮，不斷地往前走。更沒想到，於研究天台二十年之後，因為法鼓山舉辦水陸法會的緣故，須修訂舊有的水陸儀軌，而我所研究的天台竟可幫上忙。這難道是師父早有之洞見……。



以天台學、華嚴學化育教界英才。